

第六回 慧女心靈用假聘消真禍 奸人計拙裝暗鬼哄明人

詞曰：

貪眠一枕，思涼一扇，既已滿其所望。捕風捉影任慌張，自包管輕輕而放。

好形容憐才模樣，裝得未嘗不象。誰知明眼吐還吞，絕不許金鈎釣上。

右調《鵲橋仙》

話說長孫尚被縣尊著人押出，限三日內要交玉支璣。要出揭貼到府上去講，差人又押住不放。欲要央人情來說，管侍郎又進京去了，別無相知。東邊講冤，西邊說屈，倏忽之間就過了兩日。到第三日上，差人也不管有無，竟押他到縣裡來。李縣尊坐在堂上看見了，就問差人道：「這玉支璣有了麼？」差人稟道：「還不曾有。」李縣尊因又問長孫尚道：「這玉支璣端的還是有，還是沒有？」長孫尚道：「怎麼沒有！」李縣尊道：「既有，為何不取出來完庫？」長孫尚道：「有便有，卻是我祖傳的故物，又不取之庫中，為何完庫？」李縣尊道：「我庫中失了玉支璣，你家現有玉支璣，就不是庫物，也該取來一驗，為何抗違不肯取出？」長孫尚道：「未奉之先，已作聘財用去，教我怎生取來？」李縣尊道：「你作聘誰家，可報上來，待我差人去取。」長孫尚道：「又不是賊贓，又不是盜物，叫我報些甚麼。婚姻吉禮，怎說個差人去取。老父母大人，無非受人之托，借此辱我。我辱便受了，只要老父母大人常常在此作父母便好，只要我書生常常貧賤才好。」李縣尊聽了，愈加惱怒道：「書生何一狂至此。你就中了舉人，進士，也難為我父母不得。這且不與你計較，只是你盜了我庫中的玉支璣，卻要還我。你倚著是前官的兒子，道我不便責罰你麼！我如今只申文書，解你到府堂上去，只怕盜庫有贓，就要死哩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叫刑房寫文書。

正亂著，忽見一個老家人手捧著一個小錦包袱，一個名帖，當堂跪下道：「有事稟上老爺。」衙役先取名帖上去。李縣尊一看，見是管侍郎的名字，就問道：「你家老爺已進京去了，又有何事稟我？」老家人道：「正為家老爺已進京，家小姐有事要稟老爺，不敢擅專，故先以家老爺名帖稟明。」李縣尊道：「你家小姐有甚事稟我？」老家人道：「這長孫相公，家老爺一向請他作西賓，教小公子，是老爺知道的。後來家老爺因愛他有才，又將家小姐許嫁與他。家老爺臨行，長孫相公恐盟言無據，遂行了一件古物，叫做玉支璣為聘。家老爺原是愛親做親，故不論貴賤好歹，竟受了付與家小姐收藏。家小姐昨日聞得老爺庫中失了玉支璣，問長孫相公追求。長孫相公又行作聘財，不便復取，故家小姐命小人呈上老爺查取，故家小姐命小人呈上老爺查驗。若果是庫中之物，求老爺念同官之雅，還庫消牌。若不是庫中之物，求老爺給還別追。」說完遂將小錦袱呈上。李知縣見了大喜道：「這才是道理，畢竟是閩閩人家不同。」因開錦袱一看，見是一塊美玉，上面刻著玉支璣三個篆字。他原是□□，哪裡認得真假。見有一個玉支璣，就收了道：「正是它，正是它。若論長孫尚私盜官物，本該申上司定罪。姑念前官體面，又要看管老爺西席分上，趕出去不究了。」長孫尚見玉支璣被知縣留了，急得只是亂跳道：「也沒個官體，怎麼妄認民物作官物，竟白白受去。」還要奔上堂爭講，當不得許多皂隸你推我搯，早趕出縣門之外。正是：

愛民如子念民生，始盡人間父母情。

名義緣何都不顧，虎威狐假只橫行。

李知縣趕了長孫尚出來，然後叫禮房取一個名帖答還管侍郎。又對老家人說道：「你回去可拜上小姐，這長孫尚狂生也。既聘物還庫這婚姻還須斟酌。」老家人謝了，回家報知小姐，小姐微微付之一笑。

且說長孫尚回到館中，只認做玉支璣被縣官詐去，十分怨恨道：「天下贓官雖有，卻從不見這樣無廉恥的贓官。庫中又不失物，卻假此詐人。他若真解我到上司去，我只求他庫物的冊籍一查看，可有個玉支璣在上面便明白了，只恐連他這知縣也做不穩。」因對著學生管雷埋怨道：「你姐姐的膽子也太小，為何忙忙的就將我一個玉支璣送了出來。」管雷道：「姐姐說，若不送出這玉支璣，先生縱不怕他，也要費唇舌與他爭論。況李知縣既搽了一個花臉，若是沒些因由，怎好歇手。故捨此一塊玉與他，且賣個乾淨，再作區處。」長孫尚道：「這玉支璣，你們仕宦人家看他不在眼裡，卻實實是我長孫氏一件傳家的玉物。況今日行聘到你家，又有許多名義在上面，怎輕輕說個一塊玉。」管雷道：「先生說的是前日行聘的玉支璣麼，這個自然是一件寶物。家父受了，付與家姐作鎮紙，朝朝玩弄，愛不釋手，誰說一塊玉。說一塊玉的是今日送與李知縣的。」長孫尚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難道送李知縣的又是一塊玉？」管雷道：「那是一個假的，若真的豈肯輕易送出。」長孫尚疑惑道：「若是假的，李知縣為何欣然領受？」管雷道：「這話，門生也曾問過家姐，家姐說，若是庫中果有一個玉支璣失去，便有識認。此不過李知縣受人請托，借此胡賴，焉能辨別真假。故說得對針，便胡慮受去。」長孫尚道：「既送去是假的，這真的如今何在？」管雷道：「現在姐姐房中。」長孫尚沉吟道：「果然在麼？」管雷道：「難道門生敢欺先生。先生若不信，待門生取來與先生看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走入去，取了出來，與長孫尚看，道：「這不是真玉支璣麼！長孫尚看見是真，只喜得眉歡眼笑，手舞足蹈。因稱贊道：「你令姐真同仙人了。既有前日詠雪之詩才，又有今日解紛之妙智。一團靈慧，匪夷所思。使人自□身心，頑石朽木矣。愧殺，愧殺。」自此愈加敬重，且按下不題。

且說李知縣，既追出玉支璣，便即刻差人報知卜成仁，要做個天大的分上。卜成仁見說追出玉支璣，只道長孫尚沒了把臂，歡喜不過。因又請了強之良來，與他算計道：「長孫尚行聘的玉支璣，已被老李追出來了，這段婚姻，已算得有些沒趣，如今卻將何計，再去算他一算？」強之良道：「懸殊問你，他的玉支璣又不是真正庫物，長孫尚為何就肯輕輕送出。」卜成仁道：「長孫尚哪裡就肯送出，被老李百般勒逼只是不肯。轉是管小姐聞知其事，恐怕累及，故叫一個老家人當堂呈出。」強之良聽了大喜道：「既是管小姐肯叫人呈出，則管小姐看得此物不重，而心已活矣。為今之計，只消再去散謠言，布虛影，兩邊播弄，則此婚將不搖而自動矣。」卜成仁道：「這謠言虛影，卻怎生布散？」強之良道：「不打緊，只消兩個朋友，只說慕他之才，與他交結，將他引離了管侍郎之館，東西遊蕩。然後再假作他輕薄管小姐的詩文，或是另自求婚的言語，使人流散入管小姐之耳，則管小姐自然聞之不喜而變心矣。再托極能言的謀婆，去誇公子的富貴多情，並愛慕之私，則不怕他少年閨秀，不慢慢捨短而從長矣。」卜成仁聽了大喜道：「真是神鬼不測。但如今要引長孫尚遊蕩，央別朋友又不如就央兄之有竅。」強之良道：「就是小弟也可，但須有一個所在著落，方可留連。」卜成仁道：「這青田縣，小弟有個東莊在此，不知可好？」強之良道：「既有寶莊，自然妙了。但不知寶莊在東河邊？」卜成仁道：「這青田縣，小弟有個東莊在此，不知可好？」強之良道：「既有寶莊，自然妙了。但不知寶莊在東河邊？」

「不遠，就在這青田城東，只好二三里，一路嬌花新柳，頗堪遊賞。」強之良道：「既有此妙地，兄可先往東莊，備下酒肴。待小弟去作漁父，將他引來款留兩日，透出他的詩文言語來，便好散佈去，以為指實。」二人算計定了。

到了次日，強之良果拿了一個名帖，竟到管侍郎館中來拜長孫尚。長孫尚迎著道：「強先生久違了，一向為何不蒙一顧？」強之良道：「前日領教長孫兄風流儒雅之章，便已心醉。後又傳聞管侍郎彩葑秣馬三詩，愈令人渴想，幾欲追隨左右，以明景仰，苦為塵俗所拘，不能如願。今幸片時擺脫，又見風日甚佳，故特來求教，以消積況。」長孫尚道：「過蒙獎誇，感激不勝。又辱下臨，更不敢當，但不知強先生尊府何處，乞示知，以便竭誠進謁。」強之良道：「小弟蝸居，甚是委曲。無忝兄既辱賜顧，小引願自為引導。」

長孫尚既說出要拜，又見他不辭，怎好縮住。候館童奉過茶，隨取了一個名帖，自袖著遂同強之良走了出來。走到東城門口，強之良因說道：「長孫兄下顧的盛意，小弟已領了，何必定到寒舍。況此時風日正美，何不同出城外閒步兩步，使小弟得親近片時，便勝於垂顧多矣。」長孫尚笑：「借他途以代升堂入室，恐無此趨拜之理。」強之良道：「所差者門戶耳，然步亦步，趨亦趨，較之孔子之闕亡而往，豈不更為親切乎。」二人相視而笑，遂平攜著手兒步出城外。行幾步，看看花。又行幾步，看看柳，早不知不覺走到東莊門前。強之良只推不知，假說道：「好個齊整莊院在此郊外，我們進去步步，將也無妨。」

遂相攜入去。剛入到堂前，只見堂上走下一個人來，笑笑道：「二位仁兄，何為有此高興，直走到這裡？」長孫尚即將那人一看，方認得就是向日為求管侍郎婚姻，做詩不出的卜公子。因說道：「小弟偶同強兄閒步，卜兄也為何有興到此？」卜成仁道：「此即小莊也。小弟避俗，時時住在這裡。」強之良道：「原來就是寶莊，這卻妙呀。」卜成仁因請二人到堂上去相見。相見過，三人坐定，莊童奉上茶來。茶罷，卜成仁又引二人到各處去賞玩。強之良到一處愛一處，贊不絕口，長孫尚也未免要品題幾句。又吃了一道茶，長孫尚就要起身。卜成仁忙留下，說道：「長孫兄敏捷雄才，當今之太白也，特未遇耳。小弟愛慕，不啻饑渴，每欲趨領大教，以快平生。但恨前曲有管老求親一番之芥蒂，不欲造其門而登其堂，故抱歉至今。今幸無心中得枉長孫兄之駕，此天遣慰我之饑渴也。正好屈留，以為平原丁日之飲，何便輕言別去。」長孫尚道：「承卜兄著著深情，亦不忍言去。但恨館事牽連，不能從心所欲。」卜成仁笑道：「吾聞孔子師之祖也。東西南北任其周行，亦未嘗死守洙泗，何無忝兄坐守也。不敢有離書室，豈學生乃侍郎之子，能責備先生耶？」長孫尚道：「弟子焉敢覬先生，但先生失職未免自愧。」強之良道：「無忝兄急急欲歸，是要盡師道。卜兄諄諄留飲，是要盡主道。依小弟論來，天色尚早，略略痛飲一番，待小弟相伴而歸，便不失師道、主道並小弟的友道俱盡了。」卜成仁聽了道：「這一說還略通，且飲起來再看。」

長孫尚沒奈何，只得又坐下。須臾酒至，卜成仁送席，就送長孫尚在第一。長孫尚忙推辭道：「強兄年長，小弟怎麼敢占。」卜成仁道：「強兄年雖長，卻是青田本寺人，怎好僭客，只得屈在第二席了。」長孫尚道：「強兄也曾會過兩次，並未敢僭，今日怎好破格。」卜成仁道：「兄說會過兩次座位，俱序兄於強兄之下，再無別人，一定就是管春吹家裡了。」長孫尚道：「果是管老先生座下。卜兄為何知道？」卜成仁道：「從來客不序少長，然而客無定處。本家則以鄰家為客，本邑出以外邑為客，本郡則以外郡為客本省則以外省為客。聞長孫兄滄州人也，不獨非本邑本郡，而且非本省，奈何序起長幼來，不知禮之甚矣。管春吹官至春卿，禮之宗伯也。豈不知此乃序兄之坐，不序地而序長幼者。因恃官尊欺兄寒素，而仰館穀於彼，故任意輕薄也。」強之良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卜兄高論，足開茅塞。今日始知五向僭坐之罪，皆為管春吹所誤也，無忝兄快請改正坐了，前罪尚容荊請。」長孫尚見他二人如此說，料推不去，只得坐了第一位。

卜成仁坐定，又說道：「偶爾便飯，不敢親送。」因叫家人送酒，三人痛飲。飲了半晌，大家微有些酒意。強之良因說道：「我常笑人坐井觀天。今聆卜兄高論，方自笑從前識見實實坐井耳。」卜成仁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強之良道：「小弟因覓館煩難，見長孫兄只一首詩，便蒙管春吹尊之西席，資厚款豐，甚以為榮。據卜兄敘坐看來，轉以為輕薄，則小弟從前之見，豈非坐井。」卜成仁道：「據兄說來，管春吹一發太差。」強之良道：「怎見得太差？」卜成仁道：「敘坐不論地，以長孫兄今僑居青田，尚有可原。至於師嚴道尊，執贄拜求，尚恐近褻，哪有個考詩而定之理。若延師必待考詩而後定，則其心眼觀師，直如奴隸矣。嗚呼，可也莫說小弟得罪，長孫兄是有志之士，為何苟就？」長孫尚道：「卜兄這論，正論也。所言之志，無以奪之志也。但憑弔古今，賢人君子之出處，實萬有不齊，亦難執一而論。譬如孔子問禮於老聘，未聞執贄有禮。黃石教於子房，止取進履之恭。或千里而求，或一言而合，大都不從虛文，而貴深知。小弟異鄉枯鮒，寄跡村蒙，自分孤生獨死，不期偶遇管宗伯，止一見便爾垂青。若論其高義，雖執鞭亦所甘心，何況西席，何況末席。即其考詩，亦不過借此以為去留，實非逞金紫而辱絳帳。故小弟訓誥於此，但思感知，而不敢苛求其失禮也。不知是否，乞二仁兄教之。」卜成仁聽了，大笑道：「長孫兄英雄也，何說此庸人之語。」長孫尚道：「何謂庸人之語？」卜成仁道：「長孫兄若不見罪，容小弟說來。」未知所說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